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历史诠释

徐 梓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这一校训在当今社会之所以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沃土,有着2500年丰厚的养料提供滋养。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灵魂的学与行,是传统师德的核心内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传统由“至圣先师”孔子所开创,为新一代教师所追求和践行,也为全社会守望和期盼。

关键词: 师德;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学行; 教育传统

中图分类号: G4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298(2006)06-0067-05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作为学校性格和气质的集中体现,这一校训昭示了以身作则、教书育人的教师教育的理想境界,树立了新时期中国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展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风格、历史传统和发展前景。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引人注目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贴切。它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征,又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用于百年师大的身上,没有比这八个字更恰切的了。因此,这一校训在1996年夏一经提出,不仅立即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的高度认同,而且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深切共鸣。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上,在座谈、会议、讲话乃至日常的用语等各种场合下,引用这一校训,称赞这一校训。

这一校训之所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这简短的八个字,是中国2500年优秀教育传统的厚积薄发,也可以看作是一代又一代中国教师的郑重誓言。

按照提出这一校训的启功教授的阐释,所谓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是“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这一解释,突出了“学”与“行”的意义,表明了一个北师大人在学问和行为两方面所应达到的境界:“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学养和

学识,“学为人师”就是要使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技能,在学问上足以为人之师,有能力向他人传授知识,指示门径,启导来学;有能力为人释难解惑,将其引领进入豁亮澄明的境界。“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德性和品行,“行为世范”就是要在道德情操、道德信念、道德行为方面,以身作则,以自己示范,成为他人生活的引路人,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学与行,是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的灵魂,也恰恰是对学与行的强调和追求,构成了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成为传统师德的核心内容。

中国教师的这一优良传统是由孔子开创的。抱持“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悔乎”的信念,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为中国悠远而富有成效的教育事业夯实了一个坚实的起点。他坚执有教无类的原则,向所有的学生敞开了进校学习的大门,不分贵贱,无论贫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提炼总结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教和学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还是教师的典范。于学,他学而不厌,老而弥笃,一部《易》,被他读得“韦编三绝”。他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惰和自满,谦称有德性比他好的人,自信没有比他更好学乐学的人。沉醉于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习是他生命历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快乐的事情。他不以“生而知之”和“多学而识之者”自居,本着学无常师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每事问”,不耻下问,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扩充自己的知识,增益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境界。

孔子以文、行、忠、信施教,但学“文”被他看作是

收稿日期: 2006-10-25

作者简介: 徐梓(1962—),男,汉族,湖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ki.net

入孝出悌、谨信爱众之外“行有余力”的事情。在强调一般文化知识的学习应该服从于道德教育的需要的前提下，孔子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忧，认为道德应该成于内，但更应该行于外。行是那样重要，是考察和评价一个人最主要的标准，因而他强调对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懂得教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巨大而无形的教育力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 铸造器皿的模子或范式出了问题，就只能制造畸形和怪物。师范的意义，就是要教师以自己为模范，做学生的表率。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2] 孔子不仅以其好学的精神和精湛的学识，获得了学生的敬佩和爱戴，也以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风范，赢得了“万世师表”的尊称，铸就了“至圣先师”的牌位。支撑这面牌位的，正是学和行这两根支柱，“万世师表”也在孔子的学行实践中得到落实而不空疏。

孔子开创的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经过全社会的精心呵护，尤其是广大教师的辛勤培植，由一脉幽深秀丽的清溪，成长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不仅政府官员、历代学者、学生家长乃至教师自己，都强调学和行对于教师的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多重职能，既要为人师，也要做经师，教书与育人的双重使命不可或缺。没有好的品行不行，有好的品行而没有一定的学养也不行。对于教师的要求，古人在强调“行谊谨厚”时，也强调“文义通晓”；在突出“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同时，也指出“才华擅长”、“经书熟习”、“学问透彻”的绝对必要；在强调必须“以身率人，正心术，修孝弟，重廉耻，崇礼节，整威仪，以立教人之本”的同时，也强调“守教法，正学业，分句读，明训解，考功课，以尽教人之事”。^[3] 诸多“经明行修”、“品端学粹”、“品学并称”、“文行并美”的说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二

再没有比儒家更强调“学”的重要性的了。《论语》开篇就表明，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一个人学问的渊博，见识的高远，固然离不开学，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即便表现为“文章工

丽”的才能，也并不完全是“天之所赋”，而有赖于学。“文本于才，才命于气，气帅于志，志立于学；学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4] 单纯地依恃才气，没有不间断地学习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则才有时而尽，气有时而衰。”而且，在儒家文化中，知识和道德之间有着难以离析的关系，传统的学问往往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在这种情形下，一般说来，“学优者德厚，学浅者德薄。”^[5] 正因为学习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学问，而且也关系到这个人的德行，所以儒家高度重视学。无论是曾子的“君子爱日以学”，还是荀子的“学不可以已”，学习都被看作是一个人终身的使命。

学甚至可作说是儒家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根据“儒”有柔、濡和润的意义，韩国儒教学会理事长、原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长崔根德教授认为：“三字都与湿字有关，可解为学道而习之，使之浸润自身。也就是说，学道而浸润于其中者谓之儒。如果还要多加说明的话，当可解为‘学道使之浸润于身，然后教之于人，让道浸透到对方心中者为儒’。这样的人是世上不可缺少的人，一定要有人，需人亦即必需的人（需人合成的字即儒）。”^[6] 这说出了传统社会的实情，恰切地指出了儒者的使命，表明了儒者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学以致道”的时代，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变化气质、增进美德，是为着明理体道、修身进德，是为了达到圣人的境界，学习应该服务并服从这个目的。但愈高远的美德，就愈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存在于动态的过程之中。真正的“道”，不是矗立在学问的尽头（儒家也根本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尽头），而是潜藏在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中，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7] 何况，“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8] 没有学作基础，仅仅风闻信从，不究其实，不明其义，就难保德行不偏离正道。离开了学的滋润和营养，任何德性都会枯涩。没有广博的学识，德行就不是基于自觉的行为，就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只有通过学，不但知道什么是德行，而且懂得为什么这样才算是德行，把问题看得深刻，对道理理解得透彻，才能有效地克服行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所以，学既以行为依归，又是行的保证，是德行的前提和条件。

儒家不仅单纯要求学的过程，而且标树了通过学所要求达到的境界。《易》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

之说,《曲礼》有“博闻强识,谓之君子”之论,《儒行》有“儒有博学而不穷”之语,《内则》有“博学无方”之言。至于孔子及其《论语》,更是一再提及“博学”,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君子博学于文”、“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儒家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多见,多闻,多识,多记,成为一个博古通今之人。元代著名学者吴澄说:“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洞观时变,不可无诸史;广求名理,不可无诸子;游戏词林,不可无诸集,旁通多知,亦不可无诸杂记录也,而其要唯在圣人之经。”^[9]“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既是儒者的自我勉励,也反映了全社会对儒者的期待。儒者是文化传承的托命之人,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明的承担者,他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人类文明的成果,才有可能赅续传承,不负托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师儒是一体的,师即儒,儒即师。“牧长,皆君也;师儒,皆师也。”^[10]儒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师。对儒者的期待,就是对教师的期待。教师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将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延续下去,这就要求他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否则,学生就难以从他那里获取知识,得到指点,受到启迪。“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11]一个没有丰厚而广博学识的教师,不可能胜任教书授业的工作,更不可能具有作为教师的魅力。像诸如把《论语》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把《大学序》的开篇句破句读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把《百家姓》的开篇句解释为“不过姓李的小猢猻,有了几个臭铜钱,一时就精赵起来”等等,这种“浅陋荒疏无学识”的胸无点墨之人,侧身师列,只能是人们的笑柄。“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12]博学多通,“智如泉源”,是作为一个合格教师的必要条件。

三

儒家强调“爱日以学”,更强调“及时以行”。“君子彊学而力行。”^[13]学与行,被看作是立身行道的两翼,二者不可或缺。“致知,力行,用功不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14]学行作为一个统一体,犹如车有两轮,损害了一方,就会戕害到另一方。只有把学与行统一起来,才能具有完善的人格。“君子博学,患其不习。既习之,患其不能行之。”^[15]在学的阶段,要在“习”字上下工夫,通过反复的“习”以达到精熟;精熟之后,又要学以致用,应用于实践。“君子之

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15]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明道”,但在“明道”之后,还有更艰难的路要走,儒家的终极目的在于“行道”。

教师所行之道,或者说教师应有的作为,是作为他人的榜样或模范。因此,教师职业有一套不同于其他职业的道德标准,全社会对教师的道德有着更高的要求,教师也时时对自己的行为保持着高度警觉。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师的职业道德比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强的示范性。“师,所以模范人伦者也。”师模或师范的意义,就在于他直接影响了学生,甚至铸就了学生。“为师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师方正严毅,则子弟必多谨饬;其师轻扬佻达,则子弟必多狂诞。”^[16]教师只有自己具有了良好的品格和风范,才有可能把学生塑造成“圣贤的坯璞”,完成教育的使命。

传统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单纯地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学会日常生活中诸如事亲敬长之类的切近事情,懂得日常生活的规范,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如孝弟忠信、事亲敬长、洒扫应对进退以及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朋友之交、长幼之序、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和饮食之节。“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17]学本身就是个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朱熹就曾说过:“学字甚大,学效他圣贤做事。”^[18]对于学生来说,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学会做人之道。读书而不明事理,不懂得如何处事,哪怕书文再精熟,也会被看作是无益于己的浪掷时光。学的意义和作用,“是把知识消化于生命,转化为生命所具有的德性。”^[19]对于教师而言,熏陶学生的气质,矫揉学生的性情,辅成学生的材品,是比授业解惑更重要的工作。

将学做人看得比学知识更为重要,决定了对教师品行的强调,胜过对教师学识的要求。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必须是学生行事的榜样,视听言动的模范。“师者,人之模范也。”^[17]汉代的扬雄,首次提出了“师范”的概念。对《周礼》中的“师以贤得民”,有学者解释说:“师者,民之模范也。有德行贤于民,民从而师之,通贵贱以至四民九职,必皆有师,服勤至死,为其贤也。”^[20]教师之所以得到百姓的爱戴、尊重和师从,正在于他的德行为人所钦服。“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21]作为教育他人的教师,只有自己具有德性,才有能力引导他人具备德性;只有自己没有恶习,才有资格帮助别人戒除恶习;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只有立身行事端正,才能为人之师。

古人把知识分为两种,即真知和多知,所谓的真知是“德性之知”,多知是“见闻之知”。与此相一致,人们往往把教授“见闻之知”即多知的老师称之为经师,而把教人做人行道即传授“德性之知”或“真知”的老师称之为人师。“所谓经师者,课章句,阐义理,明经焉已耳。若夫人师,威仪必可象,言行必可法,德望必可尊。其于教人,凡居家处乡,治身涉世,服官立朝,建功立业等事,无不示以渊源,资为经济,然后造就出第一等人品来。”^[22]并有“得经师易,得人师难”、“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之说。一个完满合格的教师,不能只是汉代教授经典的“经师”,更不能只是唐宋时代教授诗词文赋的“诗文书”,尤其不能是像明清时期那种“执经授书,分章截句,属题比类,纂摘略简,剽窃程式,传之口耳,安察心臆,叛圣弃古,以会有司”的“举业师”。真正堪称老师的唯有“古之师”。“古之师”的意义,在于他能教人“立廉耻之节,守礼义之闲,不重富贵,不羞贫贱,不诎身于威武,不失志于患难”。^[23]成就一个德性充盈、德行美好的人。

四

中国传统文化对士人尤其是教师学和行的一贯强调,形成了代代相传的传统,结晶出众多形式整齐、简洁明快的句式,如“学为人师”、“经为人师”以及“行为世范”、“行为世表”、“行为士则”乃至“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表”、“经为人师,行为世范”、“经为人师,行为仪表”等等。这些语句立足、来源于传统,又进一步培植、提炼了传统,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的直接渊源。

说到这些形式整齐、文字简洁的语句,一般都举列《世说新语》中的那段话:“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24]这句话所标举的言和行,实际上可以归并到行的范畴。陈仲举即陈蕃虽然是东汉末年桓帝时人,但这段话出自南朝宋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无论是就时间的早晚、内容的全面,还是句式的典型而言,在《世说新语》的这段话之前都另有先例。

早在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在向光武帝推荐伏湛的上疏中,就曾说过伏湛“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25]东汉和帝之初,窦宪也上疏称屯骑校尉桓郁“结发受学,白首不倦,经为人师,行为儒宗。”^[26]这两则材料,比刘义庆的说法早约400年,而且赅括了学和行两翼。在当时把儒家经典当作学习的核心内容的情势下,“经为人师”之说,典型

地体现了汉代拘于较为单一的儒家经典的学术氛围。

汉朝末年的陈寔,在一篇碑文中称颂主人“文为世范,行为士则”。三国时期的邓艾,12岁得读陈寔的碑文后,为其标树的境界和表述的精到所折服,“遂自名范,字士则。”^[27]“文为世范”有别于“经为人师”,反映的是文人与学者的区别,是文苑与儒林的不同。与邓艾同时的刘靖,在《请选立博士疏》中,建议“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28]以改变太学设立20年来少有成效的状况。

《世说新语》之后,类似的说法在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庾信在《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道碑》中,称颂陆逞“仪表外明,风神内照,器量深沉,阶基不测。事君惟忠,事亲惟孝。言为世范,行为士则。”^[29]隋朝卢昌衡,在任徐州总管长史时,以能干著名。“吏部尚书苏威考之曰:德为人表,行为士则。”^[30]当时以为美谈。《旧唐书》的作者,赞颂唐文宗“文章可以为世范,德行可以为人师”。^[31]

到了宋代,相关的说法更是繁盛。楼钥有“望重吏师,行为世则”之语^[32],苏轼有“才本天授,学为人师”之论^[33],周紫芝有“学为人师,才本王佐”之言^[34],沈遵有“学为世师,行为人表”之说^[35]。在陆游的《渭南文集》中,更是多次出现这样的说法。如在《谢解启》中说:“恭惟某官,行为世表,经为人师。早学长安,识子云之奇字;晚游吴会,得中郎之异书。”^[36]在《杨夫人墓志铭》中则有:“山堂巩先生讳庭芝,经为人师,行为世范。德义之化,自家人始。”^[37]

已往这种说法的指代对象,大都针对的是行政官员,从宋代开始,转移到了学者尤其是教师身上。余靖在国子博士毛应侓的墓铭中,称颂墓主“行为士则,才为世贤”。^[38]司马光在《祭郭侍读文》中,称郭侍读“文为国华,行为士则”。^[39]国子监直讲孙复被贬之后,赵概等人上疏,称孙复“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弃之远方”^[40],结果孙复得以官复原职。吕溱代拟的《殿中丞致仕同详议大乐胡瑗授光禄寺丞充国子监直讲制》称:“汝瑗行为物矩,经为人师,以处士拜官,不屑从政。致仕在里,无忘讲学。”^[41]

正是在宋朝,出现了“行为世范,学为人师”这样与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最为接近的说法。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南宋高宗赵构。宋高宗在视察太学的时候,有感当即而作文宣王赞。后来又利用闲暇,为孔子的七十二贤“亦为制赞”。其中关于颜无繇的赞词是这样的:“人谁无子,尔嗣标奇。行为世范,学为人

师。请车诚非,顾匪其师。千载之下,足以示慈。”^[42]这八个字与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完全相同,差别仅仅是两句话前后互乙。

宋代之后,相同的说法依然很多。如在金朝,赵秉文称颂崔宪:“淹贯六籍,兼综群艺,循循焉,彬彬焉,善诱善导,可谓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学为人师,行为世表,慈祥孝友,笃密恺悌,人无得而称焉。”^[43]元朝的杨宏道,称邹平主簿王宏道:“学为人师,行作世范,词赋造乎二李,济南谓之三王。”^[44]明清时期,针对当时“举业师”的盛行,教师的德性被强调到了极至,乃至破坏了学与行的平衡,这样简洁整齐的句

式不再常见。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字校训,简洁明快,贴切允当,言近而旨远,辞约而意丰。它凝炼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着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熔铸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追求,对今后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正因为植根于传统的沃土,它才得以根深叶茂,弥久常青;正因为有2500年丰富养料的滋养,它才得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归结到一点,我国教师教育悠远而丰厚的传统,是润泽北京师范大学校训的丰沛泉源。

参考文献:

- [1] 论语·子路[M]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论语·子罕[M]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魏校. 庄渠遗书:卷九[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 王祎. 王忠文集:卷十九[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卷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崔根德. 韩国儒学思想研究[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21-22.
- [7] 论语·子张[M]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 论语·阳货[M]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9] 吴澄. 吴文正集:卷五十七[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 王安石. 周官新义:卷一[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1] 黄宗羲. 南雷文案:卷四[M] //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2] 韩婴. 韩诗外传:卷五[M] //韩诗外传集释.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3] 扬雄. 扬子法言:卷二[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4] 朱熹. 朱子语类:卷九[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5] 刘向. 说苑:卷十六[M] //说苑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6] 石天基. 训蒙辑要:卷一[M].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浙江萧山县郁涵重刊本.
- [17] 扬雄. 扬子法言:卷一[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8] 朱子语类:卷二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9] 牟宗三. 中国哲学的特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4.
- [20] 毛应龙. 周官集传:卷一[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2] 觉罗乌尔通阿. 居官日省录:卷五[M] //官箴书集成:第八册. 合肥:黄山书社,1997.
- [23] 何景明. 大复集:卷三十三[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4] 刘义庆.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5] 范曄. 后汉书:卷五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6] 袁宏. 后汉纪:卷十二[M] //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上海书店,1989.
- [27] 陈寿. 三国志:卷二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8] 陈寿. 三国志:卷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9] 庾信. 庾子山集:卷十三[M] //庾子山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0] 魏徵等. 隋书:卷五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1] 刘昫等.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2] 楼钥. 攻媿集:卷六十三[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3] 苏轼. 东坡全集:卷一百十五[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4] 周紫芝. 太仓稊米集:卷五十四[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5] 沈遵. 郟溪集:卷一[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6] 陆游. 渭南文集:卷六[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7] 陆游. 渭南文集:卷三十四[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8] 余靖. 武溪集:卷二十[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9] 司马光. 传家集:卷八十[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下转第84页)

Control and Autonomy: A Research on Power Attribute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

LI Song-lin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Classroom control and student's autonomy issue is not only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fountainhead of the study,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ssue. Classroom instru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tinctive power attribut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power theoretical frame to analyze the issue. Such dualities as affirmation and restrictiveness, guarantee and restriction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power system determine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basic dimension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the issue but also opens up many possibilities of realizing classroom control and students' autonomy. Norm and freedom/control and autonomy is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the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its power system. The basic train of thought for the reform is to balance and coordinate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classroom control; students' autonomy; power; power attribute

(责任编辑 郭华李涛)

(上接第 71 页)

- [40] 王偁. 东都事略: 卷一百十三[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41] 程敏政. 新安文献志: 卷一[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4.
- [42]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 卷十一[M] // 宋元方志丛刊第四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43] 赵秉文. 滏水集: 卷十一[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44] 杨宏道. 小亨集: 卷六[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Learn to be an Excellent Teacher; Act as an Exemplary Person”

XU Zi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Learn to be an Excellent Teacher; Act as an Exemplary Person” is BNU's motto.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it has huge influence and great vitali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is that the motto has been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absorbed great nourishment during past 2,500 years. Learning and behaving, as the spirit of BNU's school motto, is the kernel of traditional teacher's morality. The tradition of “Learn to be an Excellent Teacher; Act as an Exemplary Person” was established by the great sage, Confucius, then was pursued and practised by teacher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also been kept watch and looked forward to by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teacher ethics; Learn to be an Excellent Teacher; Act as an Exemplary Person; learning and behaving; the tradition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 于述胜 李涛)